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綏寇紀畧卷六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穀房變

熊文燦黔之瀘州人五溪好後屬獠丁峒戶故自詡知
兵既貴僑楚之蘄水其督兩廣也以閩海招撫功即其
術用之粵寇劉香而惠州三道員受給被執策不効矣
無何香死得褒賞益重嶺表稱富實而熊官南方久珠

璣荃葛孔雀屏象曰餉遺權貴人冀長制交廣弗徵曰
吾為督撫幸效朱公朱公者川湖督燮元十年卧護西
南晏者也帝初疑劉香不死且不識文燦何如人遣某
璫名廣西採辦藥材往觀之璫至熊厚筐篚盛帳且留
飲十日璫喜語次微及中原寇亂咄嗟無人為朝廷盡
力熊時有酒擊案罵曰此行間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
詎令賊至是乎璫起立曰某非往廣西採辦者也銜上
旨觀公公信有當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請復命召

且旦暮至公宜思辦寇速裝熊殊不意悔失言隨設五
難四不可規自脫璫笑曰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
上通行無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謝矣熊詞窮勉而應曰
諾後特設督餉侍郎及奏事機速不闕銀臺司皆此璫
本謀也熊之僑蘄水與禮侍郎姚明恭為姻婭大司馬
楊嗣昌新得帝意懼討賊規引一人以自解姚附嗣昌
為相知帝所重者兵事兼欲倚熊以就功名言之楊曰
此有內援可薦遂奏用焉熊得詔先請左良玉所將六

千人為已軍而盛募粵人及烏蠻精習火器者一二千以自護弓刀鎧仗甚整九月辦嚴過嶺道廬山謁所善空隱和尚和尚迎謂之曰公誤矣熊愕眙屏人問狀和尚曰公自度所將兵足以制賊死命乎曰不能也然則諸將有可屬大事當一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亦未知何如也公於此二者既不能當賊而上特以名使公厚責望且急其月日一不効恐禍及身矣熊却立良久曰吾欲撫之何如和尚曰吾固知公策必出於撫撫之

誠善顧流寇非劉香比慎之熊長跼佛前曰得無恙願
以餘年入道請畱山中十日諸將不可既行鄱湖西有
流星如火甕赤光燭水風作船桅折軍資士伍多漂沒
占不利左良玉宿將專進止提空名奉節制其下與粵
兵不和詔曰制府自有親軍安所用吾輩殺賊熊不得
已托以南人不能水土遣之止留帳下兒五十餘人而
左軍實不為之用嗣昌言之帝帝以馮舉苗有才之邊
兵五千人屬之文燦氣稍振嗣昌倡四正六隅之說以

討賊也。謂鄖襄綰要害，請撤鄖撫以總理。兼之敕書既行，而皖寇急用，形勢駐總理於皖。於鄖撫又議留奏，請前後牴牾。兵部給事凌義渠駁之曰：鄖撫在文燦必不可。兼陳良訓必不可。不罷宜改總理，敕書選賢能以速鎮之可也。帝允其言。用戴東吳為鄖撫。於是駐皖之論定。而劉元斌、盧九德以禁軍至皖。文燦之受事也，神志愴悅，自失。疏言：兵事宜知彼已。馮舉苗有才之五千，人力不敵。再請邊兵，且以清野困賊。語尤鄙。曰：臣至蘄。

黃見被賊近一歲而野有雞鶩倉有稻粱沿江饒給盜之招也若盡遷民與粟閉之城中俾賊無所掠當自退中朝見者無不姍笑即嗣昌亦建議非之帝覽其奏怒曰文燦特簡受事師期將踰不能一有所出請邊兵需發而後往是玩寇也命戴罪嗣昌力引救予以前調真保山西之兵各三千人示不逆所請又以順帝意弗再動邊兵為兩善而劉廬兩中官所將禁旅數有功十年十二月之戰斬級千有七百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舜

陽大破賊總兵黃得功敢戰鏖光固間四日三敗之得
級二千九百有奇有旨敘賚文燦未嘗不在行欲引之
為已績帝意顧弗許時天下設三制府以討賊朱大典
熊文燦皆有中人共事善候伺當守意便奏請大司馬
以聲勢相倚仗獨洪承疇去京師遠無援積勞久忠信
自結於帝又能得秦士大夫心廷論多歸之秦寇蹂蜀
蜀撫王維章不能禦陷三十六州縣圍成都二十日蜀
王之墳柏刊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綿竹告家難帝逮

治王維章以滇中傳宗龍代之宗龍道遠而蜀帥羅尚
文新受事蜀士大夫遠濶萬里憂家交口怨承疇縱賊
詞臣馬之驊南道御史劉希伯力以為言楚蜀相比而
嗣昌方尊任文燦為可任蜀士大夫抑承疇者即所以
右熊主嗣昌也秦撫孫傳庭頗自許雄畧嫌制府愛惜
百姓為小仁未能定兵食大計於所上封事微及其端
秦士大夫終以洪為歸傳庭所爭者國事公忠一體兩
人初不知所為齟齬而嗣昌以為得傳庭以支西寇則

承疇可得而排也言於帝曰今臺諫責臣不易置朱大典而疑熊文燦為不足任大典雖前失五縣念有護陵功即欲更用視中外諸臣誰可者文燦在事甫三月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顧急而承疇縱寇宜有舉劾莫肯一言孫傳庭近有疏摘其釁瑕且屢為臣道之矣惟上裁察其時蜀寇復由徽階以返秦嗣昌意帝必譴承疇即文燦以新受事可無罪軍期幸以寬帝知承疇久勞非文燦麓疎者比又熊為嗣昌所薦逆探其情

左右之傾他人陰為之地變色曰督理二臣俱責成及時辨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乎人以此服帝明聖為不可測矣當是時豫楚之賊有十五家其後劉國能闕塌天

張獻忠降改稱十三家馬進忠混十萬馬光玉老狗李萬

慶射塌天羅汝才曹操惠登相過天星賀一龍革里眼蘭養成左

金王及順天順義王九家者尤著順天死順義為劉喜

才所殺餘衆推許可變改世王主之又有胡可受安世王者

與萬慶可變同降羅汝才之分九營汝才與一大青小

秦王一條龍為鄖縣四營惠登相與王國寧常國安楊友賢王光恩為均州五營其馬士秀杜應金者不知其所從起皆出自十三家者也文燦刊招撫之令懸之通都曰心示諭告諸家賊待以不死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劉國能於隨州降二月十二日馬士秀杜應金夜半於信陽城下降張獻忠者少從軍隸總兵王威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等輩十八人已解衣伏斧鑕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為之請威曰是犯淫掠者三不可

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脩幹髀碩洪範目而奇之曰若必
不可原者請特賞此兒威笑而領之曰諾十七人者伏
法獻忠鞭一百免亡而歸闕中為羣盜獻忠天性兇黠
然追思舊恩每飯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洪
範不之知也洪範宿將功名在遵永登萊間中廢黃緣
中人復起始與左良玉同討賊年老矣會獻忠新敗豫
將羅岱射之中額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官軍中有陳將
軍喜曰此豈吾故人耶詞之良是乃飾名姝賁美珠文

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豈
遂忘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足自効洪
範故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命監軍道張
大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旃謀於左
良王謀獻忠至而執之文燦固以為不可獻忠時已入
穀城據邑以請分屯羣賊四郊文燦命簡精兵二萬給
餉餘散遣之獻忠言部曲皆壯士願舉軍從請十萬人
餉文燦遂巡不敢決三月帝以御史張任學為河南

總兵任學蜀人粗疎寡學術好以其官為矜倨朝士多羞之勿與交為御史按江北在兵間罕所條畫移按河南盜燒崇王墳園方切責上書極言諸總兵不足仗文吏中有知兵可使者其語率夸誕妄以此嘗帝意希節鉞帝乃即用以為總兵大沮悔在祖宗朝文武兩用帝嫌公卿不任戎馬特假之以更制易俗顧任學非其人為御史且不稱安所得大將材徒以解武夫之體為賊所笑楊嗣昌請用劉光祚兵屬之帝改用羅岱為任學

親軍是月也熒惑犯月安民敝火秦撫奏西安大風霾
黑氣屬於天兵刃出火焰聽之有聲羅山光山塢壁數
十民入保者累十萬馬進忠惠登相羅汝才等五家賊
摧破之無所遺盤踞息縣長陵光州礫人而投之汝水
水為赤賊馬光玉等於黃安之大霧山多張旗旛呼聲
震原野麻城蘄州隨州信陽間合境糜爛僵尸相屬兵
侍郎李若星初入朝為帝言之理撫睭而與中官比巧
避文法噤不以聞 四月嗣昌為剿限踰期上書言奉

職無狀並窺帝意在不次用人薦職方郎趙光忤以自
代帝慰勞中樞委以察行間諸臣功罪嗣昌分別奏曰
總督洪承疇專辦秦賊者也賊自秦入蜀數十萬出蜀
數萬左光先曹變蛟所擒斬僅五百有奇賊之損耗蜀
人功非秦將士力也承疇云賊畏秦兵聞兵至即遁而
出蜀夫賊苟畏秦當秦兵之入涪萬松雅可以東西奔
竄何遂趨江油龍安北逆秦軍而與之偕出此謂之畏乎
否耶故無功有罪者承疇是也總理熊文燦兼辦豫楚

江淮之賊者也自安慶出師一月不奏功軍書稽緩臣
因請旨督責比舞陽光山二捷斬馘以數千劉國能張
獻忠衆最強能奉國威靈俾就戎索漸以招納其餘豫
楚事殆可就故有功無罪者爰爍是也嗣昌毀譽恣意
語失持平且以常道立為首功引朱大典與承疇同過
而特寬之謂出承疇上白黑無所別即帝亦知之特以
秦蜀事應有責成不得已用其章鑄承疇尚書官保曹
左二將各奪五官仍討賊而工給事吳宇英從而盛毀

之曰陛下用一張任學天下知勸處一洪承疇天下知懲其傳會如此 賊在秦蜀界者李自成為強其次一斗粟一座城一連鶩及八隊六隊諸賊洪承疇由階文返轡逐之前驅至禮縣覘者曰賊由松潘走臨洮鞏昌乃引而西窮馬力追之賊已出長城入西羌界曹變蛟率張天祿賈呈芳大戰於羗中左右搏擊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賊還入塞變蛟再大戰於洮河方騎置入奏而孫傳庭以賊零隊東犯慶陽突竇雖徵商維之兵不

至有急書聞兵都給中姚思孝素知承疇者也亦言西
安根本洪以戰洮河誤之疑非策五月祖大弼報斬及
降者計數千秦督捷書踵至帝曰吾固知承疇往洮河
非避賊今果有秦榆收宜益自効 六月楊嗣昌晉東

閣大學士仍典中樞召吳甡為兵侍郎以御史徐一范
為河南巡按太監劉元斌盧九德報遂平解圍斬獲三
千餘人秦寇由陽平白水再入蜀蜀撫傅宗龍以滇兵
二千人與蜀帥羅尚文謀戰守秦蜀不相責望嗣昌毀

不行 楚撫余應桂者伉直人也雅自負顯陵功不肯
絀節隨文燦委曲劉國能張獻忠之降皆在其地嗣昌
心雖不合陽交厚之既與文燦議相左恐其撓成局會
茶山合擊賊之佚而出者在楚部分文燦坐應桂以後
期誤軍帝雅知應桂其信之不能如承疇嗣昌又從中
驗正其罪竟下吏以南尚寶卿方孔炤代之 馬進忠
羅汝才十三家之賊聚南陽文燦與監撫集議裕州專
意招撫下令民殺一賊者償死賊不肯弭服者齎牲酒

金帛隨之其撫也名曰求賊賊蹂豫界者甚於楚勿效
姚思孝好面觸嗣昌等言於帝曰賊入楚則叅楚撫以
却罪賊入豫則聽豫撫以叙功可乎張獻忠與劉國能
有隙國能之降也頓首曰愚民陷不義蒙明府湔拭更
生願悉其衆上幕府軍簿身入麾下盡死力獻忠怙強
竊邑不肯放兵曰予我十萬人餉為鄖襄荊三郡扞圍
長保無警可也獻忠險而狡制府檄至捧手再拜見使
者噫鳴流涕誓捐糜文燦及林銘球皆信之為請銜開

餉得報許文燦即以六月餉給之獻忠具軍狀備調遣
既而命推官程九萬等調其兵檄之者三不應余應桂
坦中而疎先是言於文燦曰獻忠惡已有端可先未發
擒也有漏言者獻忠知之公移文鄖撫東旻肆其桀驁
曰公等疑我以余書為徵語甚悖文燦以之再糾應桂
且曰南中人譁傳獻忠反如應桂等倡流言挑搆奈國
事何帝乃下其書於刑部并按之文燦知帝將以安新
附於應桂必重論而獻忠桀黠終慮反覆此書可以歸

獄事成則已收其功不成則彼開其釁朝士浸寃應桂
而謂文燦已甚嗟乎陷人以自免適趨禍耳 七月豫
撫常道立報功不以實帝命巡按御史徐二范核其事
道立持軍不整饋遺供頓邑索千金久駐襄城陽言遮
捍睢許實貪其無賊會議裕州潛師唐泌間待賊入桐
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賊至懼而顛左
右掖之始上奔避民舍兩齒相擊陳永福曰無恐命嚴
陣以待賊果不犯乃定初本依總理以持祿既憂撫局

必敗後且并坐欲先事微見異同張虛捷以誑耀於帝
自明有意殺賊於理臣所策不甚附大司馬惡之即令
劉盧中官案劾而臺諫因發其所報首功及月日不相
中禮給事中解學尹推舉隱情曰臣知道立之始也以
畏賊之心轉而畏罪繼也以貪財之念不免貪功又曰
理臣以一隙之疎委咎於楚撫豫撫以全局之壞歸怨
於理臣此人臣不忠之計欲以免後責逃餘咎無同心
并力為國立效之意帝以道立驚下如此何以得用命

推求舉者嗣昌前兩月特奏其功疏在御前不能有以對也 先是帝見文燦為人多易敢大言而無實遣刺事者訶之具得其狀下詔書譙讓之曰三軍所重惟威與斷熊文燦事權在握諸將多逗遛養寇郡縣之被賊者相與隱匿不言不能嚴賞罰行刺舉在軍中徒盛氣謾罵恣睢浮淺何以御人且進止機宜輕言寡斷軍之所大忌也如不懲改欲以身試法耶帝於秦督用璽書封蜀人所上章示之并以諭曹左二帥曰廷臣言秦將

吏失亡多皆有狀朕以行間暴露良苦姑寬其罪今洪
承疇五月不能平賊展期一年一年者謂今冬耶抑何
時也詔書恩貸不可數得宜速以時進兵兩人得讓皆
悚懼八月承疇與傅庭并兵逐賊大戰於申宜者移日
尋遇賊邠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餘黨尚盛豫
賊馬進忠馬光玉毆宛維之衆將其輜重箕張而西叩
關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甚衆將士或失色傅庭按劍
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可勿擊耶乃辭承疇東出關嚴陣

以待賊狃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驚恃其衆前鬪傳庭麾
士擊之賊拔營還走傳庭意豫撫必移軍犄角而理臣
偕鄖楚二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我之取混狁可以
百全既久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卒傳諭商維
朱陽蘭草諸隘無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伉御史
羅起鳳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會而豫士劉之鳳
等力言招撫非策帝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畫文燦
絕非其比矣 九月熊文燦次於襄陽賊分踞鄖襄諸

險諸將晨請曰數月來招撫不決今將吏憤踴致命肯
令秦人獨擅其功耶文燦謀分其兵乘便掩襲盧九德
曰不然兵分則力薄一處失利全軍必搖莫若厚集一
路并力擊之勝則餘衆瓦解矣衆曰善乃以道臣張大

經貴州舉人武昌同知
以盧象昇監紀陞任

監左良玉陳洪範之軍通判孔

貞會監滇兵副將龍在田之軍擊賊於雙溝營大破之
斬首二千餘級初盧象昇調龍在田之兵以剿賊於九
年九月內至襄而象昇以入援行鄖撫陳良訓請收之

尋奉旨屬之文燦數有功因禁旅至襄親病懇求還里
帝不許賊羅汝才率其衆九營去之均州李萬慶率其
黨三人逸於光固自文燦出師以來雙溝之捷為第一
其後汝才萬慶降獻忠不遽叛皆此捷有以持之也

十月洪承疇謀於傅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羗中戰於洮
河北再遣馬科賀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
蹙必奔潼關公能於其地設為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
之可一戰擒也傅庭乃於潼關原依邱阜蔽林木每五

十里而立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
相蹈藉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
逃其幸免者或棄刀與騎迸逸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
又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梧遮險遇輒棒殺秦賊遂盡降
者猶數十萬委仗如邱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畝李
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走是時曹兵最強各鎮兵皆
依之以為固賊聞曹將軍至即破膽不敢復進變蛟每
戰輒數日不食與下同其甘苦又能收降人為之用嘗

得李自成中軍周山厚遇之倚為親信臨陣山必以身當賊曰我在若何敢為即錯愕散去初奉帝手敕副將張天祿賈呈芳言於變蛟曰上督吾曹切今秦賊有八吾輩任其三衆帥任其五度功罪有分曷不告之督師變蛟曰賊不出三月盡矣安用告為已潼關原一戰遂奏蕩平計期尚在兩月諸將以此皆服是月也總督劉餉傳淑訓謝事即家起張伯鯨為戶部侍郎代之十一月京師有急帝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而羅汝才懼

於雙溝之敗率九營賊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渡叩太和
山提督太監李繼政求撫繼政移咨總理文燦許之文
燦疏言臣於射革順徇四股主剿其餘九股主撫今汝
才輸誠已真請赦罪授游擊將軍從征備調得旨允行
汝才猶豫不決房縣知縣郝景春單騎至其營與汝才
及其下白貴黑雲祥晤血盟明日汝才率所部詣軍門
降文燦令諸將宴之牲牢餽糒甚設汝才分保房竹上
保四邑文燦檄之從軍立功汝才言不願為官并無所

事餉願為百姓受山田以耕穀城張獻忠與汝才遙為聲援獻忠部賊時出野外行掠知縣執之以告其營將始猶少寘之法既而掠愈甚阮之鈿往告皆不聽且曰上司不給餉借餐耳得餉自止由是村民逃徙盡遂略及闌闌稍拒怯迎刃相向殺數十餘人一城為囂鄖撫戴東旻奏曰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勾稽即挺而起耳張獻忠據邑弄兵其人豺狼難與久處不過謀分居民東作飽食休甲以伺吾釁

若兩部俱動荆襄之禍不知所終矣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鄢郢之卒督臣掃闕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

時孫傳庭已陞兵部添設侍郎聞其至真定即用之代張其平駐尋加副都御史賜尚方劔提督援兵而洪承疇率陝西總兵左光先臨洮總兵曹變蛟兼程入援劉元斌盧九德禁旅北歸朝廷知文燦獨力不能平寇遂

詘其謀勿用

十二月帝以陝西左布政丁啓睿為右

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豫撫常道立調左良玉於陝州

賊秉盧氏虛遁入內浙熊文燦糾之帝命御史徐一范
核實定罪是月也賊馬進忠等營於信陽之龍井店蘄
水之六廟柴家河松山馬光玉等營於蘄黃羅田之交
境曰三里坂口詭乞降以其間破滴水巖楊家寨 二
十四日河南許州兵變初馬士秀杜應金降左良玉以
其衆八千人命知許州董夢蘭處之郊許大州也左寄

努與賄諸將財物多在焉左久征不歸士秀應金在軍中偽請急其日傳左軍號入城夜半兵從府第出燒南城樓剗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貲投李萬慶董夢蘭逃以免三十日李萬慶營於麻城之東義河十二年己卯正月朔李萬慶於信陽之游河與官軍決鬪初六監軍武昌道袁繼咸率辰營兵擊馬光玉等於白雲寨却之初十日李萬慶營於應山之四望山黑山寺翼日移於德安之千石畋馬光玉營於黃陂之木蘭山柏木港楚

撫方孔炤率官軍分道逐賊十七日馬光玉等在信陽州營於北欄杆店又西移平昌關瓦營官軍與戰勝之十九日帝命洪承疇總督薊遼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俱原官編修張縉彥改授兵科都給事中

二十五日豫撫常道立革任二十九日以寧夏巡撫鄭崇儉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山西參政李仙鳳為河南巡撫二月楚撫方孔炤提兵逐賊於木蘭山大破之以陝西按察使樊一衡為寧夏巡撫總兵

左良玉率新附劉國能入援至真定詔賜良玉銀三十兩還師河南討賊以御史王倏按陝西高名衡按河南保督孫傳庭初入援獨先至不得朝京師坐軍事得公譴至是忤中官降旨切責洪承疇在道軍多逃以是月二十九日始抵三河有詔逆勞左光先以下三軍人有賞而命承疇來陛見傳庭怏怏滋不悅左良玉援兵過壩頭吳橋大掠太監盧九德疏其罪帝以干軍紀大怒令戴罪務擒首惡正法三月帝念劉國能從

征立效手詔諭兵部予以官其下有功者分別陞授張
獻忠能率衆圖功者視此 督餉侍郎張伯鯨以寇漸
平餉重請汰兵詔弗允 張任學同其中軍羅岱以下
官報八戰八克任學不知兵假小利塞咎尋以岱失事
貶秩 帝召嗣昌問曰卿以陝撫丁啓睿何如人嗣昌
曰秦督撫承疇傳庭與之共事久皆稱其才必可用帝
領之因進曰知人實難鄖撫戴東旻前在河南監左良
玉軍為著節勞臣今撫鄖功效不進帝曰苟知其不可

宜核之因諭誰可任保督者時孫傳庭以病請忤帝意
思易之矣嗣昌曰傳庭材可惜雖有罪宜激使自贖令
易傳庭難其人洪承疇於二十九日召見亦以傳庭請
帝默然史可法丁父憂戴東旻解任以淮陽道鄭二
陽為皖撫監軍道王鰲永為鄖撫戶侍郎許世蓋乏
興與其屬俱下吏械繫之河南盧氏舉人牛金星以
不法事論戍邊金星通賊有跡主者鬻獄故減死是月
也滇營副將龍在田大破賊於固始獲級三千五百信

陽道宋一鶴置堇毒誘賊賊中而死者千人 總兵左良玉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良玉同副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慶降賊順義王為其下所殺先是汝南道言射賊李萬慶西行熊文燦檄左良玉移軍新野由鄆灘趨南陽賊保唐縣姚梁相拒我兵分為三金聲桓白我志傳定邦居左李佑何日德何大傑陳光裕居右王修政許謙亨甯崇節居中左翼迎頭截擊賊敗突入三山追奔五十里王修政武力

絕人將中軍乘勝趨利挾雙矛躍丈五溝馬足陷於淖
羣賊攢槊刺之傷於胸墜猶手刃數十人迺殪賊狡每
乘官軍之勝徼極而擊之謂之打倒翻官軍不知墮其
計修政一軍殲焉文燦收二營卒而止再檄良王蹇賊
至內鄉賊在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願言率服良王
謀之文燦恐其為誘兵乃調豫將陳永福羅岱齊將金
聲桓發鄧州歷南陽會於賈宋副將劉國能並進由張
家林七里河分擊賊賊奔遣國能二十騎往偵且諭之

李萬慶以五十騎馳而下我兵抽矢注欲發賊下馬拜
見國能而言情遣其副朱國強見左口陳欲歸命久有
于汝虎者故許州叛黨恐見誅倡異惑衆願縛之以為
信二十三日反接汝虎降而處於內鄉城下者四千人
初諸賊自潼關為孫傳庭所挫混賊馬進忠稍衰止
推射革順徊四部而射為尤勁既進忠與萬慶相繼服
馬士秀杜應金之反於許州者再自歸諸營轉相恐動
有劉喜才者乃夜取順義王之首歸於信陽道宋一鶴

餘黨推許可變主其衆文燦疏言臣兵威震懾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馬光玉三部未伏厥辜可歲月破也五月帝以四川叅政邵捷春撫蜀故撫傅宗龍召入為兵部尚書而楊嗣昌解樞務還內閣佐理嗣昌揚揚德色以薦文燦為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張獻忠於穀城反獻忠之初入穀城也新野丁舉人之妹婚於河南在塗為獻忠所得而生子獻忠即邑紳松江守方岳貢之虛第以頓其孥方為守有清

名獻忠移書謂之曰使人人不愛錢如公獻忠何自作賊
丁舉人入與相見理撫厚遇之結獻忠心有瞽者王又
天善星學監軍道張大經客也文燦檄大經入穀城為
監護以又天從獻忠取已與其子千支示之又天再拜
賀屏人請曰此貴不可言獻忠輒心動穀城舉人王秉
真者恢奇士出入軍府無禁諸生徐以顯者陰譎無賴
進獻忠以孫吳兵法造三眼鎗狼牙棒埋伏連弩團營
方陣左右營諸法在穀城二年操演賊僭號用為左丞

相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穀城城下有河漢沔所
匯處獻忠立闕梁徵其稅月享校數千金陳洪範軍士
獲義武營闕防於草中請即以給獻忠兵都給事張縉
彥持不可於是獻忠益驕要挾無厭知穀城事阮之鈿
風以禍福曰公獨不見劉將軍乎此亦誠之效也之鈿
雖不肖上書以百口保公朝廷宣騰詔書待公以不死
輓車奉饗絡繹在道有何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
積猜恨醜言詈罵之鈿憂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

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殺身成仁無負賢良方正之鈿
起家薦舉蓋自知不免云未書穀邑小臣阮之鈿拜闕
恭辭自是不出視事五月初六日獻忠毀城刳庫放囚
之鈿飲鴆未絕賊令馬元利索印之鈿搖手不與旁兩
賊揮刀刃之之鈿死家人出印賊縱火焚衙舍之鈿骸
骨為燼陳洪範所遣將馬廷實徐起祚助防穀城者獻
忠脅之去文燦密疏聞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
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賂弄日為之請頒階開賞

而於殺人越貨之跡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屏弗使
聞令賊一逞其哮闖之鋒斬闖喋血竄入巢穴之中為
總理者宜自庸及濮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密奏至
謂獻忠鈔奪容怨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大經請月
餼之粟以饜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
之雄而曰漏刃破膽奔山騰谷之勢而曰鼠竄路窮擁
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圖屠名城殺官吏
而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飾不倫欺朦已甚臣不能

為理臣解也帝乃盡削文燦所領官冠帶辦賊自贖嗣
昌疏言國家改置重臣兵餉必從新區畫方當左支右
吾萬難更始故就見局責成不意竟負委任深以不早
易總理為己罪而獻忠之出穀城也攻房縣甚急鄖屬
四城灌莽獨房縣以才令郝景春召民收保山城粗完
羅汝才依之以解甲耕屯為觀望獻忠曰吾必約汝才
同反然房不破汝才反不決也景春予諸生鳴鸞力萬
人敵聞穀城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羸卒二百何以

守掇甲過汝才營曰君不念香火盟乎母從亂汝才唯
唯鳴鸞見其目動曰此不可信歸而與守備楊道選授
兵登陴先斬賊前驅上天龍於城下遣間使縋城求援
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五月二十五日獻忠騎大至守
者秉堙瞰見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馬
語白乃麾其衆分之一從北遶而西攻西城一從東遶
而南攻南城曹營白貴黑雲祥策馬呼曰但以城讓
我曹者開門相見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張大經檄諭降景

春怒罵之勿應鳴鸞且戰且守相持五日夜發大礮下礮石擊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鸞積薪焚鎗油下灌之斃又擊獻忠傷左足殺其所愛馬兵民益奮景春用間入賊壁陰識獻忠所卧帳密計夜襲擒之鄖陽衛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遣以處分降衆者也宿與汝才通三錫守北門汝才之舊屯在其外二十九日汝才遣人揚徽而譟曰南城陷矣守者驚潰三錫開門揖汝才入城陷張大經欲得景春分其惡使汝才說景春

降不應獻忠問曰倉庫銀米安在大叱曰死賊倉庫有物城豈為汝陷乎賊怒殺宋典史又殺一守備欲以懼景春不為動與其子鳴鸞俱被殺義僕陳宜亦死是時道路傳九營俱反均州新附之衆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憂為所并會議日中不決王光恩獨奮曰丈夫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下之也即公等能我恥不為諸校皆懽然應曰善顧左右坎牲盟光恩遽嚙將指出血曰此不堪軟耶王國寧亦出其指血惠登相

常國安楊友賢以次從均州之通房竹者要地三王國

寧願守分水嶺常國安願屯江廟惠登相願占白菓樹

約曰獻忠至者即逆擊勿使得佚

六營中惟三營為強故認堵地餘王光恩

楊友武自強祇為其輔

光恩為贖上制府某等不反乃擊為反者

也幸禁訛言分逆順定軍士心均州太監李維政上其

事已而五營亦與於亂惟王光恩不從最後王國寧常

國安從閣部討賊而惠登相事左良玉有終始未必非

王光恩之言有以發之也癸未年自成攻光恩為所敗

鄖撫徐啓元守道高斗樞鄖邑柴孝廉招光恩入鄖同

守自成從襄陽來攻二年有半而不下且累為所挫秦

豫楚皆破而鄖獨完

金曹材志徐啓元墓曰啓元字貞復別號望仁遼東人壬子舉順天

鄉試已卯授鄖陽同知壬午季自成徙白馬洞渡江攻臨襄陽移其軍攻鄖我師殺三千餘賊乃去癸未二月劉宗敏以五萬人來攻凡七十日不能下賊築麥臺四十五座高平城架砲內擊五月三日我師用火箭燒其臺殆盡始却已而秦督師敗自成入關秦楚皆反解鄖獨堅守乃用啓元為鄖撫治而自成以甲申正月遣驍賊路應標等來攻凡四十七晝夜三月又益兵萬餘人不能破五月又令賊武寅臺二人至城下要盟啓元即城下斬之賊退營楊溪舖別築土城自守十二月六日我師進薄土城先期遣人入其營舉火內外夾擊賊窘

急開東門遁去賊帥路應標職焉余按啓元
之功凡皆光恩力戰所致也因附記於此
是月也帝

以登撫楊文岳為保督李昌齡為延綏總兵
六月馬
曠馬科李國奇官撫民四人先後充總兵曠
天津科山
海皆以前討寇功國奇陝西撫民寧夏國奇
尋以兵亂
鐫級收成命
孫傳庭戴東
旻各下獄孫
托疾欺罔東
旻梗撫議同
金吾騎逮治
張獻忠據房
縣窺襄聲走
興安漢中逼
秦蜀文燦請
以楚撫孔昭
防荆門當陽
鄖撫鰲永防
江陵安遠巡
撫啓濬蜀撫
捷春各嚴兵
於其境

而秦督崇儉主提師合擊秦三鎮兵多隨洪承疇北行
惟柴時華中道還甘肅崇儉以變蛟請帝不可崇儉檄
延寧兵及時華皆不至李國奇駐秦川經汧隴抵咸陽
取道近崇儉以十三日於西安出師士馬單弱倚秦劉
軍如左右手國奇以一千人趨命而步卒八百殿大噪
於畧陽剽瑞王國祖一萬兩國奇既以事見殲七月帝
乃用故總兵張天禮於陝西代左光先梁甫於臨洮代
曹變蛟曹左所將卒在薊思歸變蛟逃者四十三人光

先逃者六十一人馬科亦秦將逃者百人皆選將挾兩馬而馳出境云投賊崇儉以六月二十三日至咸陽踰月抵興安關中惟賀人龍兵最強崇儉畏其跋扈不用時帝方憂秦督為失職猶冀文燦復穀城之恥故且勿治而張獻忠以七月二十二日去房縣二十六日左良玉偕豫將羅岱率兵追之良玉易岱為前軍而已隨其後去房八十里為羅漢山軍乏食摘樹葉為糧賊伏兵山岨中以待岱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劉從左羅從右

兩山草木稠雜伏四起岱馬足挂於藤而止抽刀斷之
廢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岱箴中有矢數十發之賊
多傷矢盡被獲良王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
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王以大帥輕進折衄貶
秩三等張任學失中軍益不足任姑落職文燦首為穀
城事而再辱國軍料理候代帝早有意誅之矣 八月
太監劉元賓總兵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等大破
賊馬光王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許可變胡可受以其

衆於浙川降初馬王於吳村詭乞撫陰窺渡漢江以應
獻忠浙川令郭守邦知其中許可變胡可受有善意遣
邑諸生王作霖挑與語可變隨霖夜至處之東關胡可
受為光王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從鄧州趨內鄉掩賊
背遇吉與副將張一龍刁明忠分路別擊文燦遣陳洪
範以兵來會二十四日至小黃河口叅將馬文秀偏裨
曹雄張召等力戰胡可受敗登山而呼曰始與許王約
降者我也將軍至今歸命遇吉遂駐馬受之而應元得

功以二十七日進兵王家寨南北兩山賊分壁其上石
壘木樵相聯不絕應元率叅將馬文秀戰其南得功率
副將林報國戰其北豫兵嚴遏鎮平之華陽關賊不得
逞大敗斬首九百五十有八光王遁走元弑以九月四
日至浙川露檄除兩人罪予官選銳卒四百給以糧疏
入侈其功謂大非穀城比時楊嗣昌既受詔督師矣文
燦聞發代憂於見及而喜有此捷也顧謂陳洪範曰賴
公浙川之功可以紓死洪範聊應謂然文燦之革任糾

自豫按高名衡有監軍孔貞會者文燦所表用名衡再核之重言其以撫愚理臣也嗣昌在道中僥而與之爭且微探帝指輕重曰流寇支蔓不可勝誅熊文燦受命以恩信納降料理楚豫江淮十得六七獨獻忠再叛八營惶惑遂搖西附以敗垂成之功今以一眚廢置并所用之人而訾謗之庸得為通論乎文燦則自奏辨曰臣以十一年春舞陽大捷提兵逐賊首尾兩年斬馘二萬散脇徙十萬餘人其魁帥如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皆

受朝命為官而馬進忠李萬慶劉喜才許可變胡可受
等已傾心革面矣獻忠傑狡鄉化未醇臣固憂其難制
屬去冬京師告急邊兵盡行苟不聽其約直鼓行而前
耳臣恐中原擾動不得已而許之俾國家撤備於漢東
而後可堵梧河北今廷論之責臣者誰有知之者哉初
帝以五案失事於督撫諸臣不少假貸武臣中如祖寬
倪寵李重鎮皆楚豫宿將也寬有朱龍橋之功竟重論
爇燦知帝用法嚴恐不免故先自言帝以臨敵易帥且

遲之比度嗣昌到軍而收者已出國門矣文燦之入也
道經蘄黃姚明恭初附嗣昌薦文燦者得相且歸矣文
燦與之言亦以已未必誅迺陳洪範與穀城之謀中官
為之請得移病文燦繫急某璫名廣西採辦者已前死
遂棄市而余應桂賞罪復用戴東旻竟死獄中文燦止
一子依明恭張獻忠破蘄水亦殺空隱云

外史氏曰穀房之釀亂也固矣十三家之賊半就戎索
而劉國能李萬慶等始終弗貳此非楊鶴之金鎖關陳

奇瑜之車箱峽也且中原寇禍論大勢惟此時為少衰
觀乎張伯鯨滅餉汰兵之請亦可以見矣得毋文燦尚
自有功乎曰否否昔漢武之下南越也以路博德為伏
波將軍楊僕為樓船將軍樓船將精卒挫粵鋒以數萬
人伏波僅得罪人千餘道遠失期徐而與之俱進其至
番禺也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伏波乃為營遣使招
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日暮粵人不知伏波兵多少
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盡入伏波軍中又因降者以知

呂嘉建德所在跡得之以此益封其校尉皆侯而樓船
僅以陷堅得封而已請取今事比類觀之孫傳庭曹變
蛟渭南之戰咸陽北原之戰此樓船之陷尋恆破石門
而燒番禺城也劉國能之於隨州李萬慶之於張家林
馬光玉許可變胡可受之於浙川此粵人不知伏波兵
少盡毆而入其軍中者也文燦亦何力之有焉語曰天
道十年一變賊發難以來十年矣前賊之長計在奔得
志在掠今也闕箱聚落之殆盡剽畧無所得食而部隊

之分者漸以合捆載之輕者亦以重聚謀改計欲於山川阨塞之處規取二三大郡以資其餼糧休其士馬迺見我之備未盡弛彼之力未能克則且前且却以睥睨乎其間故彼之伏而思逞者謀甚狡而氣甚驕此時事之大可憂者詎得謂賊勢之少衰哉若夫我將吏之擁兵翫寇因循者踰十年之久而異才忠憤如曹變蛟黃得功輩稍稍間出賊固已不能無忌且賊秦人也自其渡三晉過河南奔走萬里必以秦為歸今秦師大克不

敢復叩關西入彼轉鬪數載功業無成而鄉里道斷能
無倦而生悔乎其初刳於饑寒而懼於誅戮今見朝廷
果有意招之且內料同類猜嫌勢必自相斬殺何不蚤
乘此時臣事天子而顧甘心為賊故劉國能李萬慶之
去逆效順較之穀房之徒其撫同其心不同如駕馭得
宜必轉而為我用非僅不反已也此又時事之大可為
者矣夫合天下之謀盡十年之力以圖賊今其可憂與
可為者決機於十一十二之兩年苟得其人即剿功可

成而撫局得就乃不幸付之貪庸躁怯熊文燦之手以至於甚敗嗚呼洪承疇孫傳庭其不主撫者也然此兩入者在關中而穀房安去關中而穀房叛剿撫皆因舉足有輕重若文燦者詎足為有無耶朝廷之失在用文燦而剿撫盡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他事危亡之局實決於此嘻孰非天為之哉

綏寇紀畧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綏寇紀略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芬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李蔡

謄錄監生_臣王貽桂

欽定四庫全書

綏寇紀略卷七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開縣敗

楊嗣昌常德武陵人也與父鶴先後舉進士天啟中逆
璫魏忠賢兵部尚書崔呈秀用事鶴以南贛巡撫放為
民嗣昌為戶部郎移病父子皆齟齬歸楚人多稱之烈
皇帝立僂大慈大學士黃立極在內閣首條奏閹舊惡

中慚帝新即位以輔弼大臣有翊戴功優容之閭鳴泰
為兵部尚書於崔魏交至深亦得弗坐六卿皆閹黨也
天子新簡用閹員華亭錢龍錫等六人大半起謫籍未
至在直者倡執中之說以相持自劉鴻訓從長山近先
入為帝分別黑白奏之異論者稍稍詘天子思任老成
手詔召蒲州韓爌為首輔而國事始定鳴泰以人言罷
改刑部尚書王在晉代之在晉太倉人有當關舊勞鴻
訓力稱其籌邊練職為人醇謹無他略時楊鶴以左僉

都御史召用而嗣昌病良已入朝定州知州陳新甲亦由
遷官同日廷見崇禎元年五月之二十九日也鴻訓尋
以他事與在晉皆被譴而韓爌柄國大起廢籍以工部
左侍郎王洽為兵部尚書洽臨邑人由忤璫召拜舉朝
以為賢然未許以知兵也當崔魏時詞臣最著節者江
南高攀龍姚希孟文震孟江西姜曰廣等十數人既前被
隱然負公輔望而史館倪元璐黃道周有重名天子夢
想賢傑再以資地推擇閣員臺諫舉攀龍居首禮侍郎

周延儒尚書溫體仁皆不得與延儒緣名對承恩眷體仁銳身出借科場事訐攀龍目為黨魁排去之延儒體仁相繼晉用其間邊人不戒兵尚書洽有罪下獄死左侍郎申用懋攝部務拜為真事定自劾免方倉卒時戶部郎梁廷棟一言當帝意驟用以督撫薊遼故總督張鳳翼官簿遠出廷棟右尋召之俾襲其後守關門而令廷棟入代用懋為兵部尚書時流寇已大起西北楊鶴改左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不能討賊乃主撫廷棟

鄢陵人目偏盲伉健有智謀在部與職方李繼貞論賊事調度頗合卒不能有所戡定他陰事蜚語聞帝怒其懷詐負恩遂落職而楊鶴撫賊不效致於理嗣昌已從關內道巡撫永平矣席藁請身代父帝為其子故亂法減死論鶴請室疏謝略曰朝廷未嘗講究兵食徒以重任責二三疆吏號為知兵臣本書生力過其任故顛蹶至此今羣臣又謬舉臣之子嗣昌鎖鑰關門臣既不効於前子豈能効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

大司馬虛位難其人江西熊明遇在熹廟初為九卿至
是由南刑部尚書改任以秦督承疇所請剿寇餉不覆
奏召詰責明遇惶恐不能對罷之次第用張鳳翼鳳翼
選懦不學顧老吏頗熟諸將姓名善候伺人主意得為
兵部尚書最久當是時流寇已踰畿輔擾中原且上犯
山陵天下洶洶指目二三執政延儒早謝事體仁總機
務為首臣在帝前遇兵事不敢可否帝嘗有所訪逮輒
推謝曰臣夙以文墨待罪禁林帝不知其駕下擢至此

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愚無知自審票擬
勿欺耳兵食大計獨帝神聖裁決而鳳翼既當職無可
避得楚豫急奏輒頓首省戶下曰臣曉夜治文書調兵
食非不盡狗馬力如將士不用命何惟帝死生之天子
輒哀憐以為此歸誠無私且久故不忍廢然亦不甚重
也初帝之任相也虛已禮遇之甚自劉鴻訓錢龍錫相
繼得罪不能無疑而體仁伺間用朋黨中之又自以排
廷論取中旨得相日夜患詹翰諸臣之偪已其才且賢

者必害之以事抑勿使前取瘡篤謹愿無能之人布腹
心引與同列苟以充位塞爭且假之形已長而固寵故
體仁用事八年他相非病免物故即以他事去職帝寢
厭薄館閣侍從謂儒緩不習事而祖宗朝內外得並相
於是外寮爭以他途進矣淄川張至發者以兵侍郎拜
為特恩木彊無所長體仁窺帝意于將謁歸進其黨薛
國觀由太常少卿入國觀狠鷙而陰沉不及體仁又不
熟掌故每調旨瞪目不能下筆堂吏皆非笑之帝又疑

京朝官起家清要不更吏職惟封疆勞苦之臣練習機
宜間察諸督撫獨楊嗣昌在宣大可用方以艱歸即家
拜兵部尚書且倚以相非它司馬比也嗣昌為人不如
其父鶴鶴得罪由秦按臣興化吳甡劾奏甡本同年生
鶴出獄無怨言曰吾儒生不閑軍旅興化以國事劾我
何嫌乎嗣昌自緣邊臣進於朝士無纖介特以父喪奪
情憂天下冊已又帝倚之辦寇一不稱而廷臣用故事
責我且無計自全以此左却右顧積猜多忌識者竊憂

之曰此復為體仁矣當體仁之用事也忤而專臺諫有
異已攻之者內銜刺骨所罷斥甚衆獨慈谿馮元飈得
為都給事中而東陽張國維撫江南數以事觸體仁賴
帝知之故弗斥此兩人同鄉里時浙東稱為多賢諸詞
臣惟文震孟至相值體仁在告曰帝出不意驟命之已

而顯為難不兩月罷

震孟初入直體仁有票擬必請正
有改必從震孟曰溫公虛懷乃爾

何云奸同官何吾騶曰是人伏機甚深何可信越數日
體仁知其疎凡震孟票擬徑抹去不用震孟拍案大呼
以諸疏擲體仁體仁亦不顧未幾許都諫譽卿被謝冢
宰陞糾擬旨為民震孟力爭之不得曰言官以革職為

崇體仁持其語入
奏并吾駟罷之

曰廣希孟元璐皆為體仁所中傷而

黃道周數廢數起官至少詹事潔廉無比於書無所不
窺天下望以為相道周性忠直好面折廷諍時相多舒
緩養望浮沈取大位道周羞之不忍為天子一日開文
華延詞臣問以用人理財策道周據古今條對甚切帝
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知其博洽故以見聞相折辨它
翰林楊廷麟楊士聰等多所指陳其大者論考選考選
者賢守令以材望咨訪備近臣而吏尚書田唯嘉欲從

之取賊不得則先期撮其尤者補部主事名為移陞衆不服於帝前發之且及他奸私并相至發交關狀帝乃命在召者得一切賜考拔張縉彥等授翰林臺諫官縉彥為秦中清澗三原兩縣令清澗僻處賊巢環而攻之者百萬率鄉勇死守幸不沒調三原壯邑扞禦仍有功移陞已歷司農郎帝自識而用之嗣昌之為中樞也陳新甲用知兵顯亦以遭喪起復為宣大總督道周儒者念國家即無人奈何數以墨衰從政貽後世笑慨然思

論之仰視榮惑逆行太白晝見嗣昌所籌寇事滋失策
顯謂馮元颺等天象如此此人必誤國宜率同列固爭
道周前名對時補牘被譴訶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宋
臣真德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
吾儕默然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草
手自書之有一字更定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
欲糾嗣昌也為數劄子論邊事寇事其一言奪情并論
新甲未上也帝傳部院舉閣員時至發行惟嘉遂吏尚

書商周祚初視事諸君子浸向用馮元颺謂枚卜無出道周上者獨苦其好言事疏入或觸忤即推且弗用道周重國事於己進退固弗恤元颺等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即輕宰相獨不為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帝初用詞臣言去一相一冢宰諸大寮多側目比論相帝意默有所屬故再三駁廷推以觀之周祚素所無執持乃盡藉坊局之資輕者名以上其同官先達中摘瑕疵爭同異語浸尋至帝前帝

震怒切責周祚濫徇而自用嗣昌等五人入閣皆卿貳

官

五人者自嗣昌方逢年外程國祥素以清節著為司農倡間架之說請預借民房租一年蔡國用召見時

嘗力言把持朋黨以中帝意然其人無才不能與體仁比范伏枿奉佛最謹晨夕跽拜不輟此三人皆無所表

見

惟方逢年係翰林亦以禮侍郎拜云帝素知道周學

行謂其性偏執非救時相故後之道周亦非以不相少

有鞅望特恨為同列所誤不早擊嗣昌竟就初藁為三

疏以進帝之相嗣昌疑非朝士意道周又衆所推而出

身強諫憚其詞直欲以理折服召諭羣臣曰嗣昌久歷

嚴疆守制已踰小祥奪情原有舊例黃道周彼時不言
今因簡入內閣借名妄詆朕聞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天
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道周已不見用而出此當
與卿等共議之公卿見帝變色皆戰栗流汗嗣昌陽引
救徐出微言挑激道周頓首力爭終無撓詞既對畢叩
頭入班帝目而斥之曰佞口道周再入至帝前曰請為
上分別忠佞反覆數百言帝益怒緹校在殿下惴惴將
有所收縛帝終以儒者優容之奪三官得江西幕僚以

去已而編修劉同升趙士春都給事中何楷皆以爭奪情謫官南九卿有公奏帝怒主釁者兵尚書范景文削其籍南御史成勇金吾騎逮訊而嗣昌權益重它相不敢與侔矣嗣昌既相之次年夏帝以蜀撫傅宗龍為兵部尚書還嗣昌於內閣嗣昌幸於解機務幾得以功名終未浹日而張獻忠反嗣昌自念帝數賞我罪殺城事熊文燦又其所薦再負國討賊之任將安歸帝亦漸悟嗣昌之麓疎言過其實終不足仗顧已撓羣議而用之

庶一出行師邀萬一功有以謝天下嗣昌知之乃自表
請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詔諭嗣昌曰間者邊陲不
靖卿雖盡瘁不免為法受罰朕比因優叙還卿前所奪
官卿引愆自貶堅請再三所執甚正難相聽許朕聞春
秋之義以功覆過方當降徒干紀西征失律以卿才識
戡定不難可馳傳往代出郊之事不復內御特賜尚方
劔以便宜誅賞卿其芟剪蝥賊早奏膚功詩不云乎無
德不報賊平振旅朕且加殊錫焉畫漏上二刻被詔日

晡時嗣昌上書請對翼日帝乃召閣臣薛國觀等吏尚書謝陞戶尚書李待問兵尚書傅宗龍來平臺嗣昌避與閣臣齒需再命而後入見畢上問待問曰楚軍及豫皖二撫告缺餉卿部前已發乎方專征度何道而足待問曰督餉臣伯鯨軍興是其專責微臣關掌文書而已今輔臣係皇上特遣宜就臣部題留款項設處開支多寡伏候進止帝問宗龍曰張獻忠舍豫楚而寇秦三路見兵幾何人宗龍曰臣至部閱實其數近十萬人矣帝

問陞曰嗣昌行以何銜陞曰臣以為宜用督師輔臣帝
召嗣昌前曰朕以寇亂煩卿遠行朕不忍卿去左右嗣
昌曰微臣實不稱職致方內多倣仰塵宵旰皆在臣
蒙皇帝又貫其罪而用之臣敢不竭其駑駘之力繼之
以死帝曰卿行軍以何者為先嗣昌曰兵難豫度容臣
馳至襄陽條方略上之嗣昌又請合剿與練二餉為一
用緩急為期會帝恐因變制滋濡滯不可嗣昌因言戶
部為京運不足借剿之半以克今派練餉及補缺額餉

共五百萬經制有餘可還舊額資軍費帝從之嗣昌曰

兵事煩倚監軍以辦寇今其人多不可用帝曰卿自擇可

者嗣昌曰若張克儉宋一鶴皆其選也嗣昌曰賊勢初

散今合先後不同張伯鯨遠駐池州轉輸遼緩

戶部咨均糧溢

地二餉一半解京一半解剿剿餉侍郎張伯鯨奏為遵
均溢半留之旨酌派督理治數目事內晉蜀二省應於
秦撫項下解還戶部外實半留銀一百一十三萬二千
三百八十六兩若以崇禎十年額派二萬八千兩計之
僅得十分之四尚有皖鄖二撫共十八萬有奇不與焉
臣遵照舊款各以四分為率于理臣項下派三十萬兩
秦督派十四萬兩楚撫派十萬兩豫撫派十六萬七千
六百兩皖撫衙門創設別無支持不得不仍派一萬兩

鄭撫以特請奉旨照原數仍派八萬兩沅撫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五兩先奉部派已定不敢增減者也以上共派一百二十四萬六千七十五兩內不敷銀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兩臣撥事例銀補之有細數開呈御覽宜移之楚豫用兵地其江南用一司官催運便左良玉雖敗其人有大將才兵亦可用當進為平賊將軍帝命皆允行嗣昌曰臣聞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當上道從丁廐馬衣裝鎧仗惟所司早給便臣辦嚴帝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大悅諸臣叩頭退駕還宮漏下二鼓矣越日詔賜嗣昌精鏐百大紅紵絲表裏四斗牛衣一

襲賞功銀四萬銀牌一千五百紵絲緋絹各五百佩以
督師輔臣印撥剿餉五十萬予之九月六日嗣昌陞辭
先期光祿寺設饗於平臺之寢殿北面重席帝親為之
起手揚竿酌醴命左右宥以飫之者三樂作一小黃門

奉黃封立於旁發之御製七言詩一章

御製詩鹽梅今
暫作干城上將

威嚴細柳營一掃冠氛從
此靖還期教養遂生民

帝笑曰朕為卿贈行其詩比

之於周方叔漢亞夫嗣昌跪而誦之拜且泣宴畢尚有
造膝語中官皆屏於東廂見帝誨諄者再嗣昌頓首曰

必死既而命撤饗具以賜之曰已令有司祖於國門朕

需卿早飲至為勞旋之宴

九月初一日楊嗣昌奏臣昨奏剿餉練餉當相乘除恐徵

解不前必至兩誤皇帝面諭剿餉自剿餉練餉自練餉頭緒原各分明再有更張恐生遲滯欽此但戶部前因缺餉議將剿餉一半留用一半解至京中其後議派練餉四百餘萬兩又派補缺額餉一百餘萬且欽遣科臣守催則京餉有餘不宜分剿餉明矣乞勅戶科勿分剿餉為蕩寇第一急務

既行十五日於

磁州疏謝恩十九日過河抵汴檄有司諭帝意以救民

水火二十九日至襄陽入文燦軍中先是左良玉羅猴

山之敗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

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蜀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寧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境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窺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王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闕明沒於陣裨校多傷九月方國安所部將岳宗文譚鉏破賊於三尖峰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蕭家坡入楚文燦

待罪襄陽兩月自審禍及羣帥詭稱治父聽刑不受發

召賊狂走巴山庸部文燦不知所出

張縉彥奏以為秦督鄭崇儉兵一譚

再譚駐師興安茫無進取總兵陳洪範誤信五營貼兵被創今逍遙何地左良玉署掌河南總兵關防未見成

功河南總兵應否別推用

嗣昌既視事十月朔大誓三軍方孔炤左

良玉劉元斌自當陽陳洪範自鄖陽來會楊素有口辨

加使相威重為諸君述詔語申訓誡又自以受厚恩誓

必滅賊誅賞所必行副將以下皆失色退與文燦語頗

尤之文燦訴兩年剝餉不至者六十餘萬又新附諸人

不從逆均州五營雖亡去其中多思自拔者欲以此為
解嗣昌納其說累疏聞李萬慶願從征請得比劉國能
給以餉張伯鯨以乏興貶秩司官王揚基李為珩白衣
視事從督師請也是月也彗星見詔傳旨修省以王紹
禹為河南總兵賊格里眼等掠葉縣圍沈邱入項城之
郭焚之犯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禁旅踰山行九十
里及其巢賊大營已移挑其銳返鬪先驅射賊殪絳袍
而馳者二人知光山吳敏師齋糗糒至士益奮追奔四

十里斬首一千七百五十級嗣昌稱詔頒賞十一月王國寧再自歸以其衆千人馬五百匹願從良玉自効請得比李萬慶嗣昌於襄陽受之處其妻子於樊城然而熊文燦竟逮治矣左良玉受平賊將軍印浸驕恥以橐鞬禮見遣侯閹以書來謝嗣昌不能無望十二月賀人龍以秦兵大破賊嗣昌請加職賜獎欲漸貴之以其班抗左左窺見萌芽恨之兵部尚書傅宗龍奏事失指下獄傅宗龍因洪承疇請推總兵劉肇基部議不允帝以違旨藐抗故意掣肘阻撓戲視封疆革職提究帝

素憤中樞失職嗣昌權譎免宗龍戇猥承其後偶不當
意輒移積怒怒之時冬月已盡大司馬考成用小故被
重譴百寮震懼嗣昌軍中聞之亦心動十三年庚辰正
月楚師敗績於麻黃嗣昌歸獄於撫臣方孔炤詔命逮
治以荆南宋一鶴代之楚制府鎮上游兵多下游稍薄
而撫臣自以護陵為重分漢南屬治臣王鰲永調容美
土司增當陽遠安戍以備荊州而已提陵兵五千標兵
一萬五千專斷德黃兼顧陵寢其敗也無所辭咎故得

譴而嗣昌亦戴罪然以初至軍為法受過帝意不甚責也當是時賊分為三西則獻忠負岵蜀楚之界東則革左四營豕突隨應麻黃南則曹過十營驚伏漳房興遠

曹過尋從興遠入寧昌在是年之臘月

我師視東略為緩河南江北自撫

鎮外藉朱大興盧九德為策應而麻黃千里委之郭金邦二三裨校以設防其京兵滇兵多聚西南議以左將軍先行獻忠之誅餘可次第剪滅閣部迺大計兵食規形勝之地專倚襄陽為根本濬城外為三濠造機橋列

橫桓以啟閉每門設一副總兵文移出入譏訶驗問立
軍府監以道臣張克儉儲備甲仗累億萬諸道餉皆輸
之申嚴號令大會師襄陽之射堂斬後期者興安路監
軍殷太白以殉所奏薦萬元吉等起自廢籍監諸道軍
元吉有識略委以軍謀進止所言無不用閏正月檄諸
道進兵左良玉於二十四日合諸軍擊賊於柵坪關獻
忠敗走乃請從漢陽西鄉入蜀追之閣部前調秦督率
賀人龍李國安之兵從西鄉入蜀於良玉則欲其駐兵

興平別遣偏師追剿良玉不從嗣昌與元吉計而疑之
移檄良玉曰觀賊形勢似不能入川仍當走死秦界將
軍今從漢陽西鄉入川西太兵多紫興兵少萬一賊從
舊路折回疾趨平利仍入竹房將用何兵禦之不則走
寧昌以入歸平與曹操合我以大將尾追趨賊入楚非
算也依幕府本謀秦督提兵入川秦府駐兵西紫我兵
仍駐興平此為正著量遣偏裨入蜀追剿此為奇著其
詳議以聞良玉報曰蜀地饒衍賊渡險任其奔逸後將

難制且逆獻被創入川則有糧可因回鄖則無地堪掠
良玉料之賊非萬分窘急必不復竄楚境鄭嘉棟前報
折回吉家莊者此捍子手乃老獍獍一斗粟之殘賊嘉
棟誤以為獻耳夫兵合則強分則弱今已留劉國能李
萬慶守鄖若再分三千入蜀即駐興平兵力已薄逆賊
折回能遏截之邪良玉所統乃剿兵非守兵若主兵不
出戰而戰兵又代為守賊將何時盡乎今日惟當出其
不意盡銳疾攻一經大創自然瓦解縱使折回房竹間

人跡俱斷彼且從何得食况鄖兵扼之於前秦撫在紫興抄之於右庸能狂逞若寧昌歸巫險而且遠曹獻兩不相下倘獻窮而歸曹其中必有內相併者可無慮也良玉已於二月朔涉蜀界之漁渡溪矣嗣昌得其書以示元吉元吉曰良玉初稱入蜀之路定於西鄉今倏易而大竹進退皆主之不復稟承督府何邪嗣昌曰良玉書詞慷慨惟敵是求將在外不中制古也宜從之於時獻忠營太平縣之大竹河規取其邑以休士馬良玉駐

軍漁渡溪之兩日而秦督崇儉亦引其兵來會獻忠聞
兩道俱至乃移營九滾坪以待我兵見瑪瑙山險峻將
據之以決勝左兵秦兵以初四日追賊於九滾坪不見
賊部勒行伍指劃形勝初七日始抵瑪瑙山而賊已奔
山巔結壘乘高鼓噪其氣甚盛左將軍下馬披荆榛相
險易周覽者久之既而謂所親信曰吾知所以破賊矣
分所進道為三左兵當其二秦兵當其一令曰聞鼓聲
而上我所部兵或衝其中或衝其右而賀李二將從左

路夾擊賊置陣堅不可動我師奮勇鏖戰賊潰墜崖澗者亡算追奔四十餘里左兵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內有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十六級皆賊將而張大經亦為官軍所殺獻忠妻妾九人被擒者七獲偽金印一鏤金龍棒一偽令旗令箭各八卜卦金錢二馬羸千餘頭甲仗軍貨以數千計陣降賊將三百三十八人秦兵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二十五人人龍所將卒獲帝賜熊文燦准撫獻忠勅書別將收獻忠大

刀上鏤天賜飛刀四字是役也左良玉功第一賀人龍
次之閣部主調遣而秦督在行楚巡按御史汪承詔方
差次其績以上制府先被二月十四日詔書帝以閣部
在行間鬚髮白又調度有方賞罰明信所以勞勉切至
發御前賞功銀一萬兩賜嗣昌斗牛服御殿良馬金鞍
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瑪瑙山露布告捷帝大悅時陳
新甲由宣大總督入為兵部尚書召見賀楚捷帝先免
嗣昌良玉戴罪再發五萬金錦幣千端為軍賞令新甲

定諸將功格而急趣進軍是月也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十六日及之於水右壩斬馘九百獻忠又走岔溪千江河蜀將張令方國安十九日與戰復破之張令者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為賊所憚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山漫谷依阻其中張令於二十七日分其軍為五路負勇爭利賊衆我寡方國安支軍後距取僥道得脫而令深入被圍居絕坂之

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屢奔賊營應弦以斃甚衆而水
遠士渴賴天雨得濟圍終不解郢襄道張克儉犒軍入
蜀謀於秦督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
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槽進三月八日過
箐入坪楚兵先至張令方與賊鬪呼聲動岩谷内外合
勢賊乃解去應元之鳳功居多是役也張令以五千人
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力戰得不沒所殺賊亦已數千
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當是時獻忠既遁興歸山

中尋自鹽井竄興歸界上

鹽井屬四川○賀人龍李國奇高杰等以三月初九日追

賊及之于寒溪寺翼日再及之于鹽井共斬首一千五百有奇賊目三人先後率所部降于陣已而木瓜渡黃墩兩戰秦楚蜀之師皆會木瓜溪斬首一千二百八十有二黃墩斬首三千 四月左良玉大

軍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重賄山氓市鹽芻米酪其人有反為賊耳目者獻忠收散亡養瘡傷氣乃稍稍振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西即羅汝才入寧昌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其地阻江為險汝才與過天星分兵出羊頭坂窺渡

二月二十四日

大昌參將劉貴擊之平濟尋犯巫山

三月十一日

石砭女將

秦良玉盛兵雒門百子溪扼渡再縛筏巴霧河

四月初四日

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大昌游擊楊茂選力戰卻之既

屢挫不得渡潛求附於獻忠獻忠之走白羊山即巫巴

深險處掩息旗鼓轉入轉西汝才之聲援漸近既至遂

與之合獻忠剽悍雖累敗不以氣下汝才汝才分士馬

以資之語次頗憂江險為難渡獻忠曰不然立馬江岸

有不前赴者斬之其下爭死鬪我師劉貴等皆退賊乃

由魚住溪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陣於紅茨崖青平寨歸巫之間震焉督師在襄陽聞之曰二賊合西郵必倣急引其軍出彝陵彝陵與巫山接壤荆楚之門戶先是宋一鶴鎮當陽以滇兵劉元斌控荆門以禁旅地勢相為犄角督師標兵三萬餘人張伯鯨解餉至者八十七萬幕府如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效文武將吏一志專力賊且旦夕可滅乃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碎無大略其上彝

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酷好形家者術遇梵
刹邱隴指興替以訪其驗否舉鞭於馬上算之萬元吉
以為不急廢務然亦未敢強諫躬親文簿過於米鹽反
滋叢脞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偏裨駕
馭難周輒經年無所調發將吏以之解體鄖治王鰲永

因關門共事之舊乘間言之終不見聽

鰲永既罷疏曰臣目擊督輔行

間盡瘁舉鳳皖秦豫楚蜀諸撫分任之而不足者嗣昌
獨任之而有餘但賊情瞬息變換檄文往返動稽時日
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另請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戰之
兵其將所自為出奇僅得瑪瑙山一戰若遵督撫之令

則左良玉應守興安無此捷功矣臣以為督撫之責成諸撫不必人人而授之機宜止核其條上機宜之當否可駐彝陵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詛蝗已旱公

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歎曰文若其將敗乎

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五六月間

曹過再越巴霧河侵開縣

開縣失陷

鄭嘉棟擊之于仙寺嶺

賀人龍擊之于馬溺溪各有斬獲

馬溺溪斬一千二百七十九級

羅汝

才同小秦王等東奔而過天星特過開縣而西賀人龍

李國奇又折回追之

過天星之突過開縣為閏六月廿日

當是時諸將士

馬居山谷中罹災蒸瘴毒疾疫物故者十二三京兵之
在荆門雲兵之在簡坪楚兵之在馬蝗坡久屯思歸多
中夜亡去關河旱蝗人相食土寇遽起秦有竇阿婆賊
破名城殺長吏豫有李際遇等賊河汝之間多從之嗣
昌乞恩請罪帝為發帑金五萬軍前營療醫藥二萬賙
恤饑民于嗣昌傳旨切責而已王鰲永緣議不合解任
代以監軍道袁繼咸秦督崇儉老不任事謝病詔不許
俾率鄭嘉棟歸秦留劉賀李三將討賊秦之長武楚之

羅田蜀之新寧大竹皆告陷嗣昌不得已規以便宜招撫為諭帖萬紙散之賊中革左全營自歸未幾颺去王光恩素有善意并說其八營俱降見閣部猶豫不能專決久之八營之降者復叛七月中羅汝才小秦王混世王等自蜀折回興山楚兵之備興遠者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等京營總兵孫應元等以十四日擊之豐邑坪大有斬獲

賊之折回也尚有滿天星一連鶯共五股賊在興山連營舒洞口初圍香爐寨繼走白草坪豐

邑坪京楚官軍擊走之惟豐邑坪斬二千三百餘級生擒五百餘人亦瑪瑙山之亞也

十六日小

秦王混世王降惟汝才佚去嗣昌見楚地不足憂決策以八月二十六日出師入蜀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也即謀以蜀困賊勢不得不先困蜀撫恐蜀之門戶堅反而致死凡撫戲下之强者輒調之以飭他備撫卻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恃秦良玉張令為左右手張令忠勇善戰軍中號神弩將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即其石砦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

刀出見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
為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
恨與邵同死耳陸請其故秦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
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
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
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
愚智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
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

時又有降賊自言於邵公
曰某降幾日矣而公不從

我計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為鄭重然且圖而用汝賊曰吾作賊久恨失身欲于國家圖報効故背以自歸公若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賊大衆飢疲乘之可殄滅倘有它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邵俯仰從其策賊盛言山中賊所害金銀處以動諸將而又道上所遇皆餓殍無人色其死者剖其腹皆草樹皮謂可信無何楚兵於乃盡邵新軍二萬人以深入而皆為所沒

土地嶺敗績先是監軍萬元吉集川將守平巴諸隘而秦將賀人龍李國奇楚將張應元汪之鳳張秦凱專使擊賊楚兵自達州入夔營於土地嶺而賀人龍逗撓不至楚兵多新募不習鬪獻忠悉銳來攻應元等苦戰不

決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官兵譁賊乘之合圍應
元中流矢突圍出收其兵稍稍集賊度巴霧河猶力與
之爭之鳳走他道所將潘映奎沒於陣餘士卒從東平
散回巴霧川之鳳苦戰久山行道渴飲斗水而臥血凝
臆而死賊退屯圓渡坪元吉馳赴楚軍命應元兼領其
衆楚蜀兵勢皆危嗣昌惟以受降為得策九月過天星
聞小秦王混世王之既降也亦請降求內徙嗣昌徙小
秦王於房縣過混於竹溪山中初嗣昌之用蜀困賊也

蜀險且曠再遠則松潘徼外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而棄涪萬松雅之間以陷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在豫楚取蜀為阱在蜀又取徼外為壑策固當乃賊謀尤狡覘嗣昌喜諛詭言畏督師天威諸部悉捧馬足督師慮降者與行營雜處非便輒發內地安插以遠之先時兵圍賊久而大軍反為賊所圍嗣昌不悟川東道康四海鄖襄道張克儉區畫

新附日不暇給賊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便地連營數
百里河南北大侵饑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賊因之闌
入張克儉心憂之上書督府曰襄陽自古要區在本朝
筦鑰獻陵視前代尤重近者西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
逼處其間一夫叫嘯皆足致亂况秦兵以長武之變西
歸鄖房軍府初立降營基置何啻放虎自衛紫漢西興
初無重門之備可不為之懼乎嗣昌報曰昔高仁厚六
日降賊百萬卒擒阡能故事可法也參軍何怯邪於是

嗣昌遣親將至京師上進軍狀且曰臣嗣昌驚怯竊冀
奉神靈揚威討逆獻指日授首然後掃除餘孽拜見闕
廷帝亦以功必成出其章示羣下兵都給事張縉彥言
于帝曰督師專征以來所上章前後多不相讎瑪瑙山
獻忠單騎奔逃已而突巫山掠巴東所在見告革左全
營歸命不數日皖將又以陣亡今謂過渠束手竹房漳
保已無內顧汴歸巫而上盡敵可期在督師定有成算
迥非前事之比然臣不能不慮之也十月張獻忠陷大

昌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乃扼水寨

闕

之觀音巖為第一隘而夜又巖三黃

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上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泰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獻忠從竹茵坪突過淨壁進屯開

縣嗣昌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徇是時

張令秦良玉皆敗

張令性輕敵有賊策一騎于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

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矢中項以殪令宿將死藝川人惜之賊大至秦石砭兵亦覆沒秦單騎見撫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土官家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箸以能飯者畢至帚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計不用令竟以死

而捷春自收其兵扼梁山羅汝才自豐邑坪返走再與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乃與汝才謀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時方國安

奔敗引殘兵保達之郊獻忠至不敢與之爭賊既渡遂
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劔州趨廣
元將從間道入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
二關不能進乃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官兵
邀之于梓潼戰小利賊返鬪被劒蜀將曹志耀王光啟
張世福等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張載聖俱陷陣遇害
萬元吉命卹一捷春涪江師遂潰賊屠綿過浮橋直抵
川妻子於興陵成都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罪用監軍道廖大亨

代之邵撫蜀有惠政其逮也成都巷哭蜀王為引救不得卒論死十一月嗣昌進軍重慶萬元吉大饗將士于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率其軍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趨射洪扼藤溪以待賊賊方屯安岳之周里場諜知官軍且至宵遁抵內江猛如虎選驍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十二月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能降者授都司以下官惟獻忠不赦

有能擒斬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庖餽徧題有斬
閣部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瞠視叱疑左右皆賊勒三
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驕蹇不
奉約束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人龍屢破賊有功私許
以人龍代左為平賊將軍賀大喜過望已而良玉有瑪
瑙山之功嗣昌禮重之如故顧謂賀將軍且需後命賀
不得意具以前語告左左深阻內恨而人龍褊中顯謂
其衆曰閣部不足為盡力當獻忠之敗瑪瑙山而走也

追急遣賊馬元利操重寶說左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之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閭部猜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左心動實縱之去獻忠在山中得收集潰亡左兵驕玩久不之擊督師數移文責讓於左賊窺知其故於所過要路故署其壁曰某日候戰又不到欲挑兩人釁而乘之左憂閭部之聞而按之也順旨請亟戰然其中實不用命萬元吉雅知兩將皆怨望進曰軍心不一未可以戰盍令前軍躡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

梓潼扼歸路以徐俟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軍示弱邪是月也張獻忠陷瀘州瀘州三隅皆形銳而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巢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永川令戴堯雲者先期遁猛將軍詢嚮導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按行城中惟見丞簿一二人我師宿西關空舍不戒於火延燒民屋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

賊渡南溪返走秦兵隔水詭云追之不及賊遂越成都
走漢川德陽元吉單騎至籍田鋪賊渡綿河入巴州閣
部先既詘監軍謀不用將以十四年辛巳正月自統舟
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迺盡
從瀘州躡賊後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可復遏猛如
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驕悍不法焚
屋于永州掠馬于仁壽皆其卒也惟叅將劉士傑深思
立功諸軍從良玉多優游不戰今從如虎馳逐山谷風

雪中軍中謠曰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時賀人龍兵
已大譟西歸閫外所賴止此一旅人心如此元吉深用

為憂

諸將軍會于瀘州中軍陳可立擁纛牛頭山飲
酒奏倡樂以觀鬪元吉令之赴敵背道馳去

賊

之入巴州也自巴抵達遂巡及於新開正月某日我師
追賊及于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將請以詰朝戰
劉士杰奮曰吾四旬逐賊今乃及之舍而不擊縱使佚
去吾不能也擐甲持矛大丈夫獨取獻忠耳如虎激其
衆鼓而並進士杰所當摧陷賊大披靡獻忠登高以望

我師見無秦人旗幟而左兵亦攜阻不前士杰孤軍跳
盪後無繼者迺密抽壯騎潛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
左兵先潰士杰及游擊郭開如虎之子猛先捷皆戰死
前兵既覆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挾如虎潰圍圍
開衝突以出旗纛軍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曰
吾悔不用萬叅軍之言故敗今引兵急歸楚顧根本再
破賊退回重慶傳箭召潰兵順流東下賊已席卷出川
西燒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襄陽尚未審知敗問賊

大隊已至當陽鄖治袁繼成方謀出軍獻忠令汝才與之持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偽為官軍持軍符令箭曰晡叩城門曰督府調兵守者合符信啓關入夜半賊從中起放機橋納大衆城陷鄖襄道張克儉推官鄭曰廣死之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出蜀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方圖告敗曰

帝待我厚謀再舉俄聞襄陽破遂不復食迺李自成陷
雒陽福王先以正月遇害報踵至於是撫膺大慟曰無
面目見帝以後事付元吉伏毒死焉帝聞其死也且恨
且憐之得元吉所上死狀歎曰督師功雖不成志亦堪
憫宜用輔臣禮歸葬既而詔諭羣臣嗣昌二載辛勤一
朝盡瘁雖有瑪瑙山功不能掩其闖獻鴟張兩藩罹禍
之罪下所司會勘以聞中外皆知帝意引傅輕典即議
功為解帝可之

中軍會議嗣昌中外纔知有二府三州
十九縣之失前此兵刑都科俱不知以

密本不下部也

嗚呼當嗣昌在軍中薛國觀早得罪因召周延

儒為首臣乃先後並坐法賜死餘相雖或枋用不次其

任遇皆不及嗣昌繼起筦中樞者傅宗龍使過陣亡陳

新甲失職棄市才亦遠出其下惟張國維馮元颺相繼

受任

元颺初以侍郎署部事帝問誰可大司馬元颺以史可法李邦華張國維三人對帝以邦華在戎政

為兵士所恨而南樞不可無可法故用國維國維到未兩月而得罪即以元颺代之

國維再下獄

見釋元颺被帝知遇最深因病獨得放還

癸未年袁時中被擒帝念

舊樞臣馮元颺調度功特發上

而張縉彥由庶僚超拜

傳加太子太保病痊即與起用

賊已躡秦蹂晉逡巡乎畿輔矣其爭奪情諸臣黃道周
幾斃詔獄復原官范景文召用遂擢為相帝亦深悔前
撓廷論專任責成之非然十六年遣輔臣吳甡討賊面
諭以自楊嗣昌死後廷臣無復能督師者以此知君臣

之際其相知為深也

十一日召輔臣語曰朕昨夕夢故
輔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為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訴皇上朕
語之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曰亦不然語畢天
顏慘惻久之見筆記張獻忠陷武陵發楊氏兩世家破其骨有血

自二年彗星見楊鶴節制三邊受流寇降父子遂與寇

禍終始鶴有弟曰鶚辛未進士帝以嗣昌故遂用為兵侍郎撫薊後改川湖雲貴總督而國已亡矣

外史氏曰嗣昌之敗在乎用良玉而不能得其心信元吉而不能行其計然皆以筦樞失策有以致之不待督師而後悟也嗣昌實畏討賊而引文燦以為已貳恐其顛覆乃曲意護之初以良玉威名足仗欲文燦倚以就功不知其短于駕馭穀城之後良玉既顯相齟齬嗣昌終信文燦以左右其謀比受降事壞又不欲顯其是非

故薄羅猱山之罰而反加委任良玉有以窺見其微且
從而心輕之矣區區一平賊鎮印謂足以服豪傑而得
其死乎元吉見兩帥離心其意實主於不戰即嗣昌非
不知持重萬全顧其生平本不識用兵竭其私智專以
揣摩迎合日舉六月盪寇之言以摩切閫外明知其勢
之未可冀倖身不在行姑以之塞帝意而規自脫既不
得已受專征去左右在萬里之外自念往昔在帝前謂
智略輻輳功在反掌今出師經年糜餉百萬情見勢屈

責我者且四面而至矣故雖將驕卒惰終僥倖於一決

其戰也初非辭元吉而別有成算斯其所以敗也

嗣昌奏臣

受理臣交代之兵新收王國寧之兵與續調遼兵合之
京營勇衛大同之兵一月約餉十萬餘兩又楚鄭二撫
沐餉未足于理餉內通融支給約每月楚撫支二
萬七千鄭撫支一萬三千合之前數共為十五萬元吉

之為人果達精警其從嗣昌也初無意於富貴特以識

事機習勞苦將乘機會以垂功名於竹帛其自保寧進

達州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崎嶇箐銑間

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為後距

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為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兵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拊髀流涕而痛吾謀之不用也嗣昌之縊於沙市雖曰無面目以見天子亦緣良玉因其敗平牒倨傲不復存節制之體故憤而自裁元吉畏禍未敢深言又逆揣帝旨知在元臣正終援春秋之義微之而已帝覽表歔歔亦以監軍有勞敗非其罪後之君子追論其事者於

君臣朋友之間有三歎焉嗚呼嗣昌一生心力不專用
於辦賊跡其議論奏疏亦可謂之能臣而機變有餘忠
誠不足國事債而身亦從之小雅節南山之詩曰不懲
其心覆怨其正此秉國成者所當引以為戒也

附紀

當嗣昌之討賊於楚蜀也秦中大旱土寇蠭起長武
被陷環縣以借賑殺鄉紳白水以徵糧殺縣官皆岌
岌為長武之續賊首竇阿婆闖子黃三鵠等為雄竇

阿婆名竇開遠咸陽諸生也十三年六月三日賊同
其黨渠魁百人自桃號川赴料峪關漢羌總兵趙光
遠率諸軍追之賊初據關山嶺繼據張家後山皆為
我軍所奪監軍道伍右文催諸將趙大脣魯文彬党
威疾擊之於西維峪闖子懼而逃於牛圈子竇阿婆
謀走於娘娘山西遁我師覺之先伏山之左右以待
文彬威夾擊驅賊賊勢急奔山大脣迎頭截殺竇賊
在陣被擒闖子來救不及東西奔潰凡擒斬共一千

七百有奇運籌則伍右文力戰則趙大盾為上魯文彬黨威次之秦撫丁啓睿以聞

李長祥曰閣部之駐彝陵也下檄曰賊東走大寧大昌山彝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賊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賊西入夔關者蜀撫邵捷春當之蜀之險在夔門而大寧大昌與竹溪房縣聯界有三十二隘口閣部以為隘多而力分不如厚集兵勢以專守夔門棄大寧大昌以啗賊我師四面蹙之以決勝

邵撫曰令甲失一城者撫坐之且有諸隘口不守而使賊得入是閣部殺我也欲分兵出關堅守三十二隘閣部乃命猛如虎以兵至夔關助扞禦焉時張令死矣四川總兵為方國安隘將楊茂選覃思岱者有驍名而不相得思岱譖茂選于邵撫曰通賊捷春台令計事而戮之即以茂選之兵隸覃部茂選之兵怨覃相率驟委去賊遂從此一路入既入諸隘兵俱潰賊乘夜斬夔關夔將士尚臥未起遂驚亂方國安兵

敗收殘卒數百騎過達州達州設守嚴獻忠從白馬渡過江壁達之西關僅三千人已而閣部亦率其兵至有數萬人相守旬日未交綏獻忠偽為閣部之旗幟穿其營遁去閣部引兵追賊已過蓬溪綿州而攻成都再往瀘州而閣部追及賊又掣其兵轉至達州開縣我師與之戰而大敗按全蜀形勢夔門去達州八百里而開縣在其中間長祥達州人親拒賊設守其言極推重嗣昌而專以邵撫為失策雖議論稍偏

未必無所見也

內江王于蕃曰當武陵視師獻忠由大寧大昌開縣
達州以入綿竹界遂逼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
者設守賊至文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
獻忠乃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
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
覺之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獻忠大敗殺其卒萬
人乃遁走其後甲申八月之九日成都陷沒賊仍從

北角樓以入盡殺蜀人所以報董卜蠻之怨也

鄒漪曰世之議武陵者指摘幾無完膚予心以為太過及讀其中樞奏議又未嘗不服其才亮其心也武陵嘗上四正六隅一疏謂下三箇月苦死之功了數十年不結之局及為督師建圓盤議點滴不漏謂滅獻一股以全勝之力制闖可無餘孽若果其言得行釜魚阱獸賊自可平無奈撫臣邵捷春未必同心鎮將左良玉全不効命卒致剿局無成中原糜爛殺藩

王隲名城而督師以身殉之其亦異於後之受賄偷
生欺君伏法者矣特以處分漳海一事為不理於衆
口然觀獻忠初納降時遣腹將薛姓者入京朝士無
不婪其厚利而不受獻忠錢者止武陵一人亦可見
其清執矣迨其後兩世之棺遭賊發掘襄王之死也
賊語之曰吾欲斷嗣昌頭而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
使嗣昌以陷藩伏法則賊之致恨於武陵者極至不
可以見武陵之心邪夫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

復獨任武侯武陵受帝知遇亦欲為國宣勞獨是薦
熊文燦為首功絀洪承疇為首罪功罪混淆人心不
服而開縣之敗由不用萬元吉之言此則有難為武
陵解者然予友李翰林長祥推許不啻口出而杜貢士
濬亦言其才可用豈阿私所好乎至以加餉殃民為
武陵罪則剿寇需兵用兵需餉前督師盧象昇早已
建議請行矣世之君子未嘗設身處地而苛求不已
恐未可為定論也宜乎思陵有云功雖未成志亦可

憫武陵亦可瞑目於九原矣

綏寇紀略卷七